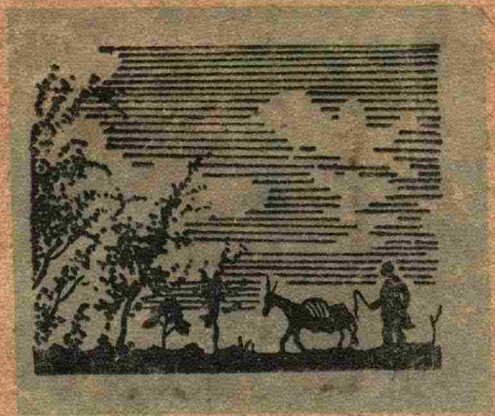


天明的難災



天 明 的 難 災

著 濬 康

大 鐘 大 衆 書 店 印 行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災難的明天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再版

(元 價實)

著	發	印	經
者	行	刷	售
康	大	大	各
	衆	衆	大
	書	印	書
濯	店	書	店
		館	

讀「災難的明天」

這篇小說，寫一九四二年的旱災，怎樣折騰了督察冀邊區廣大人民，和人民怎樣在政府親切的扶助和具體的領導下戰勝災難，過渡到「災難」的「明天」，並且在戰勝災難的過程中，同時也改造了人們自身。

這個和當時政府的政策與工作密切結合的有深刻意義的主題，作者是以祥保的家庭為中心，通過這個家庭的矛盾和鬥爭，表現出來的。

這個家庭，有一個主張逃到淪陷區去的妻子春妮子，有一個對待自己兒子和媳婦都有點狠毒，但因為他們那破爛的家業，而不願意逃荒的婆婆，而春妮子的丈夫祥保，却是一個猶疑不決，認識模糊，常常遇着所謂「左右作難的事」的人物。有着這樣的幾個不同的人物的這個不和諧的家庭，當災難來臨的時候，便發生了嚴重的離散的危機。

但是，這個小說告訴我們，這個不和諧的家庭後來和諧了，他們團結一致為着家庭的幸福和發展而工作。故事的關鍵，是在當時黨政所提出的組織人民進行生產（運輸、紡織）的正確政策，和執行

這政策並和群眾發生直接關係的區鄉幹部，深入群眾，實事求是的領導。如果只有正確的政策，沒有村農會主任老吳抓緊時機，耐心地進行打動祥保心靈深處的說服，祥保是不會去搞運輸的，如果沒有老吳和區農會主任老何對春妮子和她婆婆的靈活巧妙的推動，她們紡線也不會這樣順利地進行的。這樣，這個故事便說明了：生產運動的開展，雖然是群眾的迫切要求，但是如果只有一般號召，而沒有具體的組織和領導，是不能夠成功，不能實際地解決問題的；並且要把組織工作做好，「不僅需要百折不回的精神，而且需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必須一方面防止自流，另一方面防止強迫命令。」（解放日報社論「超過以往任何一年」。）小說裏老吳和老何對人民生產的領導作風和方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生產運動中，參加運輸工作賺了錢的祥保。個性也逐漸變為開朗。大膽並且進步了；春妮子和她的婆婆也參加紡織，一家人的生活改善，關係也變好了，對敵鬥爭更堅定，各人的缺點也慢慢克服了，開始過着前未會有的親切融洽的家庭生活，由此使我們感到生產運動的大力量。當我們看到小說的結尾，祥保以一種真正丈夫的愛去親近他的妻子，而同時在另外一間房屋裏的婆婆，却作着關於抱孫子的希望的時候，我們能够體會到：民主政權下新生的農民的喜悅。

在這裏，作者並沒有把他的人物的性格簡單化，也沒有把人物的變化，改造的過程簡單化。相反地，對於像祥保、春妮子、婆婆這樣的人物是有了比較細緻的各如其份的描寫，甚至在小說裏出現不多的區農會主任老何和鄉農會主任老吳他們的性格也是鮮明的。對於祥保、春妮子、婆婆這一家人之

間的關係。和他們從落後到進步的轉變，作品裏都有深刻，微妙的心理描寫。這裏沒有生硬的說理，也沒有空洞的敘述。因此作品也有着強烈的感人力量。

這些，都因為作者親身在敵後工作和生活了五六年，使他有機會對所描寫的社會、人物、事件作比較深入具體的觀察的結果。沒有這種親身體驗和觀察，要寫出這樣的作品是不可能的。

陳 辛

（轉載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二日解放日報）

災難的明天

冀察晉邊區有個村子，面向南，背靠山根。村南有一眼大井，村裏吃水用水，都從這裏打上來。這個井台很大，轆轤架子邊上，有個洗衣服的大石槽，周圍有兩棵大槐樹，三四棵香椿樹，還有一棵大楸樹。樹叢很密，太陽光也沒有辦法射上井台。井台長年就水濕淋淋，只冬天結一層厚冰。井台下面直向南，有幾塊零碎的菜園，其餘就是幾頃大的一片水地。地的盡南頭，是連綿不斷東西向的小山坡。山坡和水地中間，夾着一片沙灘，這就是山溝大道了。大道兩旁，靠山坡靠水地，一叢叢楊樹，軟枝綠葉，調劑着沙灘的枯燥；還有很多很多小山溝，從南從北伸向大道，那裏面盡是棗樹。秋天到了，八九月間，樹上滿擠着甜溜溜的棗子，紅得發亮。別小看這乾沙地原來也有很肥的養料，能够生長出人人愛吃的大紅棗哩！

(1)

但是，沙地到底流不出水，水地到底不能耐旱！這片東西向的山溝，在三十一年竟鬧旱災了。不下雨，老不下雨。這個村子的大水井，用三條一兩丈長的大麻繩放下水桶去，往上打水，繩子

在轆轤上滾，繞三三四十個來回，打上來的是半桶黃泥水。來往井台上的人們，望望天，眉頭打皺，唉聲嘆氣，大家面有枯黃臉，有氣沒力的聊兩句，都是雨呀水的。人們靠政府發的一點賑災糧，靠去年剩下的幾棵，靠靠榆枯塞肚子，大秋來了，菜皮死了，穀子稀零零的，只來高，棒子也沒有幾個；到小山溝裏看看棗吧，原來光靠乾沙地的養料還長不出棗來，沒雨水，棗也是有數的幾個。

青年們說：「這年頭，抗日也沒勁！」

婦女們說：「這年頭，快逼着人們上吊了！」

老年人說：「這世道敗啦！」

區裏農會主任老何來了，他也和大夥一樣愁，臉上一層油汗。他站在井台邊，把頭一歪，就說：「這就叫黎明前的黑暗呀！咱們想想辦法，不成問題。反正人不能餓死，鬼子不能不打！」

沒幾個人答理他，有個叫祥保的傢伙，自個咕噥着：

「哼！打鬼子，餓不死，也活不長，唉……」

老何再耳尖，趕緊叫說話的人，沒找着，祥保走了。

祥保家離井台邊不遠，從井台上望去，一眼就望盡了他全家的院落。他那矮土牆經過敵人兩次破壞，都塌了，門也燒得沒個影兒；於今從倒塌的牆中間修整了一個缺口，就是大門。當祥保正走進大門的時候，老何無意中把我尋信口咕嚕的人的目光，順眼往祥保園裏溜了一個圈，只見狹窄的院裏亂七八糟，一個破案子夾着棒子心，雜草層撒在地下，兩間北屋看不清什麼動靜，西邊那個牲口圈却空

了，圈裏一堆草，一把沒有收拾的木犁，一個斷了把的鋤……老何忽然記起什麼，忙問旁邊的老吳：

「祥保那老驢賣了麼？」

「可不！」

「沒牽回一條好驢麼？」

「唉！賣價又不高，還了點子賬，顧了嘴還不夠，還牽什麼好驢？」

老何頓一歪，竟要質問老吳了，老吳是村農會主任。他們都知道：祥保的驢老了，準備賣了後再補點錢，牽條好驢回來，然而目光只看見自己的鼻尖，賣了就吃了，像祥保這樣的光景，冬裏種麥地就成問題，怎麼辦呢？老何發愁了。

有什麼辦法呢？不光祥保賣了驢，這村有一家連一口大鍋也賣了，有一家把一間間屋的幾根樑木也賣了，而且還有人偷偷地把不够法定結婚年齡的閩女往外村送。平常年，這村圍在綠樹叢中，春天嫩香椿滿樹，夏季楸樹葉黑油油，黃槐花片片飄落，水地無邊一片青，傍晚，澆園的轆轤不停地響，村劇團小孩們說不定還集合唱個歌……抗日自由的好天地，難道就被天旱一傢伙搞得不成樣子了麼？

老何從老吳手上接過烟管，抽着往村裏去，他低聲問着：

「祥保家怎麼樣？」

「閉嘴！」

「唉！這年頭誰家也斷不了吵鬧，祥保那家子囉！」老吳回頭望了望祥保家：「還不成天吵包子」

「這幾天沒嚷着逃荒的麼？」

「這……」

老吳沒說什麼，只像忽然間想起什麼事，緊趕着往家裏走去；老何看着不對，知道準有什麼事情要商量，就緊跟着進去了。他們的確有件大事情要商量：就是逃荒的事，村裏自從西頭陳玉他們三家偷偷逃到敵區去以後，經過區，村的注意和說服，這裏又發了一次救災糧，嚷着逃荒的的確少了，可是這幾天來，老吳又發現祕密的有不少人在嚷着什麼敵區年景比這邊強，討個吃，找個活幹幹，總比呆在家裏餓着強，這樣風浪，彷彿有什麼人煽動似的，慢慢傳開去，並且竟鬧得不少人家齋不飽肚皮，還得費勁吵鬧。

祥保這傢伙也是在逃不逃的邊沿上打主意的一個，他家也爲着這事叫着。天快黑那工夫，祥保走進院，他老婆在拉風箱，他去瞧瞧，正想問問煮的野菜是不是能吃，老婆却把風箱把手一推，身子狠狠地扭過去背向他生氣。

「成天攪蕩，一回來就吃，也不想個是個男子漢！」

「你說什麼？」

「我什麼也不說！養不活一家子，領着討吃去也行，要不就散！」

「老天不下雨，莊稼不收，叫我怎麼辦？」祥保轉過去坐在門檻上，面對他老婆：「哼！說走吧！這世道，你保證出去不餓死？」

「哪塊黃土不埋人？」女人又扭過去，背對她丈夫：「餓死在外邊，比呆着受罪強！」

吵鬧聲把正瞓着的老太婆也吵醒了，她已經餓得兩片嘴唇快乾腐，走路也有些搖擺不定；可是吵包子生氣，她還有勁噓：

「又吵什麼，還餓得不够受麼？」

「還有什麼？還不是爲的個是不是？」

「又是走啊，逃荒啊，我說祥保，我自養你幾十年，這於今你養不活我，還……還要逼着我這活棺材跟……跟你們受罪去啊！」老太婆龜在炕沿上，一說開又沒了頭：「沒親沒靠的，逃荒，一夜西北風還不凍死我這活棺材麼？」

「娘，你放心，我沒準定說走。」

「沒準定，三心兩意，疑疑思思的，該着餓死沒話說！」

「啊！我說春妮子，是你逼着要走呀！好……」

老太婆一翻身躺下炕，顛巍巍地摸到門邊，一手撐着門，伸出半個頭，一手拍着門板：「是你要走呀！變了天喇！一個娘們成天走呀走的，我說你跟誰走？」

「我誰也不跟！養不活就走，各走各的！」

「啊！……」老太婆差點沒衝出來，兩手拍打着嚷了：「媳婦逼不走男人，還在婆婆頭上撒尿啦！說得好聽，走，你走吧！你……」

媳婦從蒲團上突地一下立起來，真個低着頭往外走，祥保也立起來了，婆婆趕緊攙出門來，順手撥起根撥火棒往牆上亂敲。

「不准走，十三歲上過門來，養你九年啦，說走就走？你，你……天老爺不下雨，也會打乾雷劈死你的，哼！……」

媳婦抽搭着，回身跑進另一間房子裏，俯在炕頭上啼哭起來了。婆婆忽然想趁勢攙她一頓，褲幾下屁股，却感到沒氣力，而且記得彷彿多麼長久沒敢隨便動手打兒媳，就停下來了，祥保想進去說個什麼，却也被娘叫住：

「祥保，作飯吃。有本領走，有本領不幹活，有本領啼哭，就有本領不吃！」

天黑下來，四圍靜靜地，井台邊上早就沒個人影了。祥保腦子裏亂烘烘地，有一下沒一下地拉著風箱，他娘坐在門限上，兩張嘴唇皮一張一合，沒頭沒尾地嘮叨着：

「哼！十三歲上六十塊洋錢接過門，連個孩子也沒養……哼！走……」

二

春妮子逼丈夫：要就走，要不就離婚。

老太婆萬不肯走，她也並不知道兒媳向兒子提出過離婚的事，兒子沒告訴她。

兒子呢？兒子沒辦法支撐這個家的生活。他被逃荒的風浪推湧着，被媳婦提出的離婚威脅着，他也真想逃荒去。可是，兒子沒胆量帶着幾口人出去飄流，並且怕他娘，也覺得應該體貼他娘，不敢逼着上了年歲的老太婆逃出去拚死活。兒子祥保就是這麼回事！

三口人，三個心，一個要往這，一個要往那，祥保隔在當間沒辦法。

三口人，三個心，而且有時候又好像只有兩個心。就說實行減租減息那年吧，村裏把祥保和他地主叫去開會，當面給祥保減了租，過後，地主說好說歹又跟祥保說了一陣子，他又答應不減租了。他媳婦爲這事氣得攪着個嘴，不健康的青白臉色變得燒紅，背轉身一屁股坐到門跟上。他娘氣得用手裏的鞋底子拍打着炕沿，問他爲什麼不減，他說：

「上頭是叫減，可是咱是人家老佃戶，人家地主答應不叫還欠租，還挺和氣，跟我商量着，問我不減行不行，你說我怎麼個好開口不答應人家？」

他攤開兩手，苦着臉，像訴苦似的，媳婦却不可憐他，扭轉身對他直嚷：

「要減就得減！眼看吃到嘴的又吐出來麼？上級爲得是窮人解放，跌倒了有人拉，自個還不肯翻身，這是落後份子！」

娘也緊跟着說：

「什麼解放不解放的，人家這裏叫減，還怕什麼！」娘把鞋底直指着兒子的鼻尖：「去！再說

說：「減就得減！你要不去，我找這裏工作人員們去！」

說着說着，娘真的把鞋底往炕頭上一丟，就往外走，祥保急得直冒汗，結果是跟着娘找了找地主，硬把租子減了。從這以後，地主乾脆不怎麼答理祥保了，祥保一見了地主，總好像過意不去似的，左右作難。

祥保就常常碰到這些左右作難的事。

事情作難，沒辦法，祥保就只一個辦法：找老吳去。老吳是村農會主任。可是祥保却又不很樂意找老吳；老吳好批評他，說他這也錯那也錯，他很難受。這麼着，左右作難的祥保，常常決定要找老吳去了，而且走到老吳的家門前了，却忽然又往回走，不去了，這個膩膩糊糊的傢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股什麼勁，不知不覺地就滿肚子氣憤。胡亂在街頭街尾亂咕嚕個什麼。

這會，咕嚕也好，埋怨也好，都不頂事。這兩天野菜也沒得吃的，還盡爲着逃荒不逃荒吵鬧，不想個辦法怎麼行？祥保這回可真找老吳去了。

祥保在西頭地裏碰到老吳，正不知道要怎麼開口，老吳却先開口了。老吳劈面就說：

「祥保！給你說個事！」

「說……說吧……」

「他們那逃敵區的人們，」老吳回頭望望陳玉那緊閉的家「陳玉死了！」

「什麼！」

祥保驚呆了，心跳得發慌。老吳望看他，半天不聲響，然後才回過頭往西邊努努嘴：

「我剛從區裏聽說的，唉！誰們想得到他要死在外邊……」

老吳說着新消息，一面嘆息。自從那天他把村裏逃荒的風浪告訴區裏老何後，老何召集幾個主要幹部開了個會，就把任務交給了村裏，要查出造謠鼓動逃亡份子，要說服一心兩意的人，把逃荒的風浪平息下去。他們的工作還算順利，不久便知道鼓動份子是陳玉他姪子連全。連全本打算要同他叔一道走的，他叔叫他多住幾天等信，接信後就帶着陳玉閨女和女婿他們一道去。陳玉有個過去買賣場中挺要好的拜把兄弟，在敵區給敵人辦事，就是那傢伙三番五次催陳玉去的。誰知陳玉剛去，他把兄弟就被敵人「肅政運動」「肅」住了，正在這時碰上陳玉，敵人就一口咬定陳玉是八路，一道給弄死了。村裏同陳玉一道去的人，有的作苦工，有的弄兒賣女，還有被敵人抓去的，只有一個跑回來，現在正在區裏。

老吳沒頭沒尾，祥保聽着一陣一陣緊，裏面有些情節他還弄不清，不過他却又像明白了個什麼大道理似的。他正想問是誰回來了，老吳打斷了他：

「那功夫，就是找出了連全，可也沒有辦法，他要走人們要跟着，靠幾個幹部也拖不住那麼一大堆，這會嘛，」老吳又回過頭望望陳玉家那邊，「連全敢許也不去了吧！」

「這會誰們還去才怪哩！」

「可是以前呢？」老吳半笑着像要套出祥保幾句什麼話。祥保果然說了：「以前！以前那功夫，

我也想去嘛，狗會的看不透，腦筋不開。」

「你們這些人呀！說吧又說是批評你們！眼光望着鼻子尖，不聽話。」

兩個人都沉默起來，祥保又感到受了批評的難受；不過他已經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難受的勁頭一忽就過去了。他想，逃荒的事是解決了。到底怎麼個鬧吃的呢？這還是問題。他沒想到，對於這個問題老吳的勁頭更大……。

原來災難加給老吳他們幹部們的重擔實在也太大了。經過了五六年抗戰的消耗和敵人的破壞，這幾年又沒個好年景，因此這回災難一來，真與過去那一回的災難災荒都不同；真個是一家家連一把米一片野菜也撈不着。救災的口號叫了許久，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就是村裏幹部們，也只知道沒有糧食，款子就救不了災。後來發下救災糧來了太少也不抵事。上頭佈置總說叫村裏多想辦法組織互助渡災，村裏不光組織了互助，而且幹部們還埋怨起區裏來了，就爲這事，區裏老何批評過老吳，老吳竟滴下大顆大顆的眼淚……。現在幾個月過去了，區裏老何他們指導村裏救災的辦法，的確是一天天抵事了。區裏開會，決定了貸款開展運輸、紡織、貸種籽準備冬耕；老吳在會上還親自聽到別的區別的村子開展運輸，紡織的辦法，他越聽越有勁。當祥保向他提出吃的問題時，他就從頭到尾雜七雜八地說了一篇，他無意中進行動員工作了。他沒有想到當他說到半途，拿出烟鍋子對火時，他旁邊已經圍上了一大堆人。

一大堆人隨着就亂談起來了，談運輸呀什麼的，亂嘈嘈的，老吳要繼續講下去也不行了。他回過

頭找着了祥保，就抓住了他：

「祥保！頭跟你打夥先幹一趟！我有牲口，你跑道，你說行不？」

「行！這可是行！」祥保這下子忽然挺乾脆。

「咱們就幹個榜樣看看！」

人們見到老吳和祥保真個幹開了，就圍上他們，老吳扭頭，對着大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有人，就有辦法，這會兒，邊區地方，會讓個活人餓死！……」
隨着又是亂七八帶一大攤，嚷着……

三

逃難的風浪慢慢平靜下去了。村裏開了會，動員了運輸紡織救災，老吳正和合作社幹部們忙來忙去。

款子貸來了，運輸有開始的，紡車聲也聽得見了。西北風從村頭刮過，聲音也彷彿不像從前那末荒涼了。

春妮子却還有些不痛快。上午她瞞着別人去找連全媳婦，她想祕密地找她問句話。

「你也不走了嗎？」春妮子悄聲問着。

「走？我走到那裏去？」連全媳婦眼睛往四外溜轉着，彷彿要叫別人也聽見她的話。但她的話使

春妮子冷了半截。

「你不是說要走嗎？還叫我們跟你一塊逃……」春妮子啞一撇，半推轉身，仍是悄聲的。

「逃……逃什麼，你說逃荒麼？」連全媳婦滿不在乎的神氣臉一揚：「我也是前些功夫聽人說嘛！我沒有打算去，我什麼功夫叫你去過，哈哈……」

連全媳婦忽然揚着臉笑起來，拍着春妮子的肩膀：

「我說你還是咱婦救會小組長呀，你可是積極，你還回走麼！這年月的……」

春妮子一扭身支吾着走了，她全身冰冷，沒有一點勁，回到家裏俯爬在坑上躺着。

躺在家裏更沒勁，家裏只婆婆在，想說句話，出口氣，也找不着一個人。她常常只能找丈天出氣，今天却丈夫也不在；丈夫趕牲口上西北邊馱糧食去了；家裏留下的是一片盤扭局面，春妮子怎麼會提得起勁頭？

春妮子躺着沒有勁，翻着滾着，就忽然埋怨起丈夫來：他想着她爲什麼會碰到這麼個丈夫，這麼落後，這麼沒出息？她又想着丈夫爲什麼忽然會大着胆子趕人家的牲口，去作什麼運輸？這個沒出息的傢伙，一定又是受了什麼人的欺騙吧！可是這個平常總自認比丈夫進步的春妮子，這回却想得不大對勁，這回，他丈夫敢許進步些，也許比她突然會有出息哩！

原來自從那天老吳給祥保約好，兩個人合夥搞運輸後，老吳記着區裏的佈置；先找幾個人作榜樣，就一把抓住了祥保，老吳找過祥保三四回，談運輸的事，硬逼着祥保去。老吳說：

「我出牲口，你跑路？賺了錢咱倆對股劈，賠了，貸款跟路費都算我的！」

「那地勢來回得五六天呀？」

祥保還是不大願意去。他從來就沒出過遠門，一個人跑那麼遠的，誰們保得準不出什麼岔子的？他沒想到，那天隨便答應老吳的一句話，老吳就死也不放。緊跟着祥保，老吳頭一歪，又說開：

「你也要捉摸着改造改造你這個家呀！你也要找個出息呀！」

「你聽我說，只要會盤算，祥保，勤勤幹，滿滿飯。涼涼坐，荒荒餓。穿不窮，吃不窮，計算不到一世窮，你不盤算，光在家裏涼涼坐，不要說荒荒餓，就是整天吵包子鬧嘴，也會斃死你，我說，你還不……」

最後祥保真也動了心，趕着牲口辦運輸去了；同時，也多少下點決心似地，要拚着幹個出息看看了。

祥保到底幹出個出息沒有呢？誰也不知道。不過，他娘却忽然對兒子有些另眼看待了；她想着，這麼個老沒出息的兒子，忽然也敢幹幹『趕腳』這營生，這總該會有點出息的吧！起碼總比這個兒媳強些吧！娘又看着兒媳要逃荒的勁頭約摸已經過去了，就更瞧不起兒媳，整天嚷着，叫兒媳弄野菜，作飯攪水的，想報復報復，出口氣。兒媳呢？正在沒有勁的時候，自然仇恨着多年仇恨的婆婆，加上婆婆找錯報復，就使她的仇恨更加增大。她整天有氣沒力地不大動彈，沒有婆婆三番五次的攪鬧，她就乾脆不動身，上灶台邊去。

「沒本領開吃的，也沒本領走，什麼娘們會？盡瘋瘋顛顛，盡仗嘴……好啦！這回還仗嘴吧！有本領呀！」

婆婆偷偷地在自己屋子裏叨叨地說，兒媳聽得見，也聽得懂。

「封建，死封建，總有一天會要打倒的！……哼！再沒吃的準散夥！」

媳婦在屋子裏也偷偷地在自己屋子裏撮着嘴。婆婆也聽得見一些，也懂得點。

這個家，有左右作難的祥保，就成天鬧；沒祥保在，就更齷扭；真是什麼死對頭啊！

婆婆二十歲上就過門來了，那功夫，是爲了找個幹活的才娶了她。她過門後，整天不停手脚作到深夜，還整天遭公婆打罵；下雨屋子漏也是她的過，拾柴火燒不着也是她的過……深夜累了，鑽進被筒，想找安慰吧！然而丈夫只十三四歲，睡得挺甜，從不理她，她從哪裏找安慰？可是，越是肉體和精神的苦痛深重，就越須要安慰來延續人的生命。她把安慰寄托在門前不遠的水井，她夜半跳井去，等到她沒留神碰着那個洗衣服的大石槽倒了時，她暈了！後來是一個什麼人推醒了她，她清醒過來……她就找到了野男人；以後的歲月，她就將夜半付託在那人身上，發洩自己痛苦的青春，她也能勇敢地幹自己極不名譽極隱祕的勾當了。

她老得多麼快！當她的小丈夫值二十來歲，青春旺盛時，她得不到野男人的歡心了；她盡力靠近自己的丈夫，丈夫却嫌她老，丈夫也像她過去那樣找另外的姘頭了。就從這時起，她從痛苦中站立起來，她變得更強悍，更狠毒，她也學得舌頭尖張眼歪。他們僅僅勉強地養活了祥保這個兒子，然而誰

也不喜歡他，連她自己也感不到多少心愛；在她後半世生活的年月裏，她差不多把她的強悍和狠惡，都施放在這個兒子的身上了。

可是，兒子又有什麼辦法呢？兒子是個糊糊的老實傢伙，什麼事也受娘管教，有一句就得聽一句；連趕個集花個塊二八毛的也不敢隨便。……後來，兒子二十歲了，該娶媳婦了，娘爲了省錢，給他找了個十三歲的小媳婦。兒子背着一世的怨氣，於今也好發洩發洩吧！從此，這個青春興旺的祥保；就把自己的野性對着小女孩施放。

小女孩的痛苦還不止這些。婆婆把虐待兒媳當作自己的本份，甚至把對兒子的管教也轉過來加在兒媳頭上，從此對兒子反而比以前好一些了。這樣就使兒媳又生長了對婆婆極大的痛恨，像痛恨她丈夫一樣的；她不知道她丈夫也實在沒有辦法，她更不知道她丈夫也同情她，也不願娘打罵她，只是沒有辦法幫助她罷了。

抗戰了，邊區成立了，春妮子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忽然覺得自己要解放了，就把過去內心的痛恨，慢慢表露出來，跟着婦救會，學好學歹，兩片光會啼哭的嘴唇，忽然變得一天天硬，時不時嘴一撇，身子狠狠一扭，背轉過去，強嘴；婆婆呢？婆婆受過幹部們的批評，也見過村裏門爭那虐待兒媳的婆婆，也就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忽然也變了，變得不敢打兒媳，只敢嚷一嚷罵一罵罷了；可是婆婆却又常常把脾氣轉向兒子祥保，又不斷地說兒子沒出息，不爭氣，連個媳婦也管不住，婆婆甚至有一回還用手打起兒子來，一手拍着門板，顛巍巍地嚷：

麼？」

「買來的馬，娶來的妻；願打就打，願騎就騎！你就不管教她呀！你怕她個娘們會真個要長翅膀麼？」

兒子氣急了，氣得真要管教管教媳婦了，還沒開口呢，他媳婦却一撇嘴，一扭身子，教訓開男人，說他沒出息，不進步，沒個男子漢勁頭。於是祥保更沒話說，也就更沒男子漢勁頭似地，真像沒一點出息了。

這回，大旱災來了，娘不願丟掉這個她守寡十年支撐起來的破家業，娘不願逃荒；他只把一家的災難放在兒子媳婦的身上，責備兒子沒出息，兒媳不孝順。兒媳呢？她被歷年的怨氣壓得透不過氣，早就想着要怎麼大鬧一場出出氣才痛快！因此，當災難來時，她就想着逃荒的風浪出去闖闖一番，打開一下陳舊的討厭的圈子，痛快兩下。她甚至還拿離婚來威脅丈夫，其實，她不是不知道逃荒的好歹，不是不知道他娘家沒人，她就離了婚也很難找着路子的。只是，說來說去，苦了祥保這個人。要不，敢許他還不會拚着幹運輸去呢！

災難使人們覺得餓肚皮的日子更長，一天比一年還長；不過，日子却實在不會故意長些。終於又過去好幾天了，拚着幹運輸的祥保回來了。

祥保安頓好了牲口，揹着個口袋回家來，他走進破牆缺口，忽然把口袋往地上一摔興奮地叫起來：

「可不壞，一趟闖了半斗玉莢！」

祥保忽然變得胆大得多，居然大聲嚷着，用脚把口袋向門前灶台邊踢了踢，一粒粒圓圓的小東西在麻布口袋裏擠着，滾着，頭皮而且有趣。

「啊？祥保！你……」娘幾乎是驚慌失措似的，晃動着走下灶台來：「玉葵？多……多……多……少？半斗呀？」

娘俯下去摸了摸口袋，又是到兒子身邊望了望，嘴唇皮一張一合的，不知道要幹什麼；忽然，她透出一口長氣：

「這……這可好啦，老天爺！」她背轉身：「春妮子！做飯……燒……燒火！啊！可不，去，去推碾去，做點糊糊喝，……去吧！」

兒媳呆着沒有動，她什麼話也沒聽見，祥保却又把口袋擡上了：

「你們歇着吧！這幾天我吃得飽，我去！」

「你……你不累？不歇會？」

「不累！娘！你歇着吧！」

祥保這樣像似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勁頭！他第一遍運輸成了功，就彷彿把他的三十年來左右作難的局面掃清了似的，沒出息的他，沒有男子漢勁頭的他，也忽然挺起腰來了，而他的娘這時也彷彿覺得兒子並不是沒出息一樣，轉眼斜楞着兒媳，覺得該着教訓兒媳。於是，老太婆顫着小脚，走近兒媳，嚷起來：

「還不弄柴火麼？還……」

兒媳不受她的教訓，沒等話說完，就往外急急走去，追着丈夫喊：

「你歇會，我去，我推碾去！」

四

春妮子受區裏婦救會的批評！

她是婦救會的積極份子，但是她在災難面前不屈服，她跟婆婆跟丈夫鬧得不和氣；而且，她還跟連全媳婦商量着逃荒。

春妮子對於這些批評有些不服，她埋怨人家摸不清她的苦痛；但她也不會因為受了批評就乾脆不理那一套，仍舊稀里糊塗混下去；她這個慢慢囉強地站起來了的婦女，受了批評的刺激，特別是受了丈夫辦運輸的刺激，她自個就狠狠地下定了一個什麼決心。

第二天，祥保起了個大早。誰知道頭天晚上老吳給他說了些什麼來着？他起來後立刻打掃了院子，還把木犁和鋤拿出去請人修理。吃過飯，祥保對娘說：

「我還得趕腳馱糧食去！馱個十趟八趟的，咱們的吃喝敢許有辦法。今個，還開會，還組織運輸組，還發貸款。」

他微微揚着臉，說話的神氣竟和過去苦着臉，低着頭，吞吞吐吐的情形不相同，竟敢隨便在娘面

前出主意了。而且，隨後他又轉過身來，對着他老婆，盡量做出和氣，親切，似乎他們平日的感情就不壞一般：

「你呢？我說你……」

春妮子半扭過身子，打斷了丈夫的話：

「我學紡線，你不用管我！」她停了停，扯扯衣角，忽然把頭一抬，望望井台那面的光禿了的樹叢：「娘！我就把紡車開下來哩！」

「啊喲！」娘突然驚奇得快站立不穩，矇矓糊糊的眼珠子也突然亮了許多似地：「你還有本領學紡線子呀！」

兒媳婦又猛地扭轉身，把手上扯着的衣角一擰，攪着嘴：

「我學！」

「對！好！我……我來開紡車！」

祥保像被什麼歡喜事鬧慌亂了，吞吐了半天，又在院裏轉了一圈，搜尋着什麼，後來才嚮牲口圈走去，去開那躺在圈頂上多年沒用過的紡車了。

「你鬧！你鬧！那物件呀！還是洋鬼子來的頭二年我使喚來着；這會鬧下來呀，咱村敢許還沒人會拾掇哩。」

「娘！你不是會拾掇麼？」兒子大胆地問着。

「我麼！我自小就手不離紡車的。這會麼，哼！我老眼昏花的……」

老太婆今天總是冷言冷語，句句話都像是要刺兒媳，激兒子：

「再說嘛！哼！好打算，從小不搖紡車把，靠這功夫學，抵啥事！」

兒子把紡車拿下來了，他嘻嘻笑着，似乎是盡量鼓起勇氣，把紡車放到娘身邊：

「娘！人家有榜樣，聽說就是頂不專心，半月二十天也能學會。學會啦，紡一斤線子，就是一大堆糧食哩！」

兒子又轉向媳婦：

「娘眼不抵事，我叫合作社給拾掇拾掇，你嘛……你盤算盤算吧！」

兒子走了，媳婦跟着也找幹部們商量去了。老太婆看着兒媳的背影，忽然覺得彷彿又得到個什麼報復的機會似的，不自覺的浮上股高興的心情。

第二天，春妮子拿回一架收拾好的紡車。她憋了好半天氣，最後站在婆婆門外，忿忿對着井台邊的樹叢，開口問：

「娘！你教我吧！」

娘正在炕頭上弄破布片片，聽見問話，就不自覺地心跳起來，然而却仍是冷冷地回答：

「找你們婦救會吧！我可沒心事！」

兒媳臉上一陣燒紅，低下頭弄了好半天衣角。最後，從自己屋裏拿起四兩棉花，攢着紡車狠狠地

出去了；她上村北大廟裏去。那裏，一群青年婦女，每天早飯後就集合起來，在廟殿上太陽角落裏，讓紡車齊聲唱着。春妮子跨進廟門，婦女們正伴着紡車聲在嗒嗒叫鬧。

這裏有幾個是本來就會紡的，有幾個是剛學會的，有三四個比春妮子不過多學一兩天。她們都紡的緯線，從合作社領了棉花，四五天紡一斤線，就去合作社領六塊錢工錢，她們這一群裏面，有的已領到十來塊錢了。那個連全媳婦也在紡，她鬧得最響，人們不斷罵她：

「你紡多紡少可是爲的自個「體己」，咱們可是指望着吃飯咧！」

「啊呀！小組長批評我啦，不鬧了不鬧了，我得正經紡線子哩！」她右手放開車把，用大姆指甲捏着小姆指甲尖向人們攪了攪：「誰再鬧就是這個！」

本來要平靜的人群，又被這句話逗得吱喳地罵開了。

春妮子平日也愛夾在這種場合吵鬧的，今天她却很討厭這個場合。她想一天半天就學會，可是手不聽話。轉車把不能轉得太慢，也不能太快，抽線更要很勻妥。當她右手把車把搖得平穩了時却發現左手停止了沒抽線子，讓棉花在錠子上結個疙瘩；她趕緊注意抽線子了，然而又抽快了，線斷了，費了半天勁看看要把線子抽勻整了，忽然，右手又搖得不穩妥了。她狠很心，硬甃了半天，好了好了，成功了，可是，傍邊一陣笑鬧，又把她鬧翻了。

她急躁得要命，青白臉色驚得血紅，出一身熱汗。

她憤憤地立起來叫了一聲「哎呀」，那個紡織小組長接着也嚷起來：

「別鬧了！看人們學也學不成的！」

人們剛要靜，一個小女孩跑進來了：

「區裏有人看你們來啦！」

人們突然地安靜下來，春妮子趕緊又坐下去接線。當她抬起頭來時，見到老吳跟區裏老何進來了。

「這會這麼靜，只聽見紡車聲！」老何頭一歪，笑着。

「咱們可老是這麼靜的，沒鬧過。」連全媳婦裝作很正經，却惹起年青婦女們「吃吃」的笑聲。

老吳說：

「瞞了別人，算瞞不過我，哼！老是這麼靜呀，那才是變了天！」

「變天不變天的，反正是……」老何說着說着忽然不說了。他見春妮子兩手盤着膝蓋，低頭坐着，他轉向她：

「你這麼積極呀，春妮子？」

「學了老半天學不會，你們一打岔子，又把我剛接好的線子弄斷了！」

廟殿上響起了哄哄的笑聲；高牆回應着，更加紅火。笑聲平息下來時，老吳說：

「春妮，咱們這就走，不打岔。可是啊，我看你還是回去紡去。你娘是老把式，跟他學學，家又安靜的！」

老何也說：

「這可是實在話。叫你娘教教，不成問題，兩天就行。」他又把頭一歪：「再說，順便動員你娘也紡點線子呀！」

「她不肯教我，她也不樂意紡！」

「解釋說服呀！我說春妮，就這麼辦，不成問題！後晌你別向這兒來了。」

人們雜亂地走的走，動工的動工了。春妮突然想起天氣快晌午，她走時婆婆還囑着叫她回去作飯呢！她說一聲，回家去了。

後晌，春妮子沒上廟。她把紡車放到屋門口太陽地裏。自個覺住氣紡起來了。她是挺討厭獨自個沉悶的。然而這會她沒想到那，她一心只在兩隻手上面，一聲不響地，臉急得通紅，全身悶熱了，棉襖給汗黏住了，她並不知道；而且，她腦子裏這會是什麼也沒有。

婆婆不時從炕頭爬到窗台上，從窗口伸出半個頭偷偷地觀着她，看着她斷了又接，剛接好又斷了的動作，嘴唇皮不住地一張一合，似乎很舒服。

婆婆從窗口偷看了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漸漸地，不知道爲什麼，婆婆的舒服勁一陣又一陣的減少了。她希望媳婦再來請教她，媳婦沒有；婆婆以爲媳婦那股急性子脾氣，鬧半天接線斷線，準會不耐煩，會扭過身子賭氣的，媳婦却也沒有，一直很安靜，不聲不響，婆婆漸漸失望，婆婆彷彿覺得兒媳有些可憐了……

第二天，失望使得婆婆在屋子裏鬱不住了，婆婆時不時走出去，故意咳幾聲，鬧個響動，在太陽地裏坐半天；吃飯的時候，也問個一句半句的，說說「學好了吧！」而且第三天，婆婆竟是不時走到紡車周圍故意看看，說不定還叨叨個什麼：

「喲！學得不賴呀！……」沒說完，又往屋子裏攙過去；「哼！到底生手，快一下慢一下的，抽線不利落……」

過一會，又出來了，亂叨叨着什麼兩手並且還發急地亂搓着：

「我作閨女那功夫，是七歲學捻線，十歲上就學搖車子啦，哼！那功夫呀！搖錯了，一下就挨打哩！一說着說着，又攙進屋子裏去了；」婦女們學個把式的，那有這麼自在！高興就學學，不高興就懶着不幹活，還要強個嘴，發個脾氣的……哼！」

亂叨叨得到的回響，仍舊是「嗚嗚」嗚嗚」的聲音。不一會，老太婆出來了。

這回她竟逼近紡車，東瞧瞧西看看，說着這架紡車的歷史；說那裏斷過；是怎麼斷的；說她才是吃盡苦頭，有一會小脚被車底板壓着，痛得三天動彈不得……。最後，她竟會拿起一根棉花條又來了！這使得兒媳婦猛地拾起頭來，只見婆婆把棉花條放在手上搓揉着，並且說：「這也行嗎？太大，不勻，出線準出不利落！哼！要是我當閨女那功夫搵出這麼個條子呀！準會挨……」

「娘！你不教我嘛！我不會，怪誰們！」

兒媳打斷了娘的話，竟平靜地帶着埋怨和乞憐的口氣說了這麼一句。娘本來沒料到兒媳會說什麼

的，這麼着，竟使她發了慌，她回答不出。兒媳臉紅了紅，低下頭去，似乎感到心頭一陣歡喜。等到娘回復平靜時，娘發現兒媳的棉花條就只剩她剛拿過的一根了，傍邊，有幾捲粗細不均的線放着。兒媳的半斤棉花是紡完了。

五

祥保又回來了。祥保這回比上回變得更大，滿頭大汗，興沖沖地，一回來就對娘說，這回賺了半斗多玉麥，還打了一塊錢的鹽。轉過身，他又滿神氣笑着走過去，拿過媳婦紡的線子，提着笑起來：

「哈哈，這可不強哩！」

「不強又怎麼，看下回！」媳婦半扭過身子，臉紅了。祥保沒注意這些，又跑過去，從衣袋裏掏出七毛票，遞給娘：

「這是剩下的！」

娘不知道爲什麼，挺沒勁勢，接過錢，心跳得厲害，臉上却還是冷冷地，兩手發急地亂搓着，一句話也不說，就進屋裏去了。祥保跟進去，鼓足勇氣嘻笑着說：

「娘！明啦！我趕兩個驢去，道兒熟了，多趕幾個多賺點，到臘月，敢許牽條驢回來哩！」

第二天，祥保和春妮子都起了個大早，春妮子去領了錢，合作社勉強收下了線子，給了個三等工錢三塊錢，她領回來一斤棉花，打算三天紡完，祥保開過運輸小組會回來，把修理好的犁和鐵鍬都拿

回來了。這功夫，太陽老高，春妮子作好了飯，婆婆才起來。婆婆今天比那一天也起得遲，一起來，就叫住兒子：

「這功夫，咱們家是不成了；鹽也沒，吃喝噤，餓了一大晌，這幾天你們勁頭這麼大，也只鬧着喝糊糊，我說，」她坐到門限上，兩手發急地亂搓着：「我噤！老啦，啥也幹不成，可是例，沒法，我也得幹幹了。要不，我這活棺材呀，老了還敢許睡不上板子哩！」

兒子和媳婦都楞住了，鬧不清怎麼回事。

「再說，以前嘛，我只說，還不又是娘們鬧着玩的；這會，大夥都把紡線當個正經事，我這活棺材，也得掙着幹了，春妮子，紡車讓我紡吧！你……你另想法去……」

兒子和媳婦彷彿突然見到娘那矇矓的眼睛睜開了，而且射出光來了。兒子，媳婦不自覺地偶然地對望了一眼，想不到兩個人都不敢說的主意，竟無意中辦到了，兒子慌忙無意地拿起那個剛修好的錠，連飯也不吃，就往外走。

「行！我到合作社給鬧一輛子去！」

兒娘也忘了把鍋蓋蓋上，跟着往外走。

「娘！我……我給你領花去！」走到那缺牆口，又扭回來了：「呵！不……這一斤花，一斤，先紡吧，我也……也紡……」

從此，井台邊不遠的祥保家，成天就有兩個車子轉着，響着，到井上打水的人們，誰也覺得奇

怪，誰也得聽一聽，很多小孩子都跑進來看看。然而，辦成了的事情，是實在沒什麼奇怪了。

婆婆在自個炕上紡，後來兒媳也自動地搬去了。她不時偷望婆婆嫻熟的動作，左手就像把一根長線隨便拉長，然後又滾到錠子上似的。而兒媳呢？看看自己，自己多笨！自己是拿着棉花條，硬抽出來的線子！於是，兒媳更專心的捉摸著，他的不大健康的臉上，差不多是整天覺得燒紅，婆婆都那麼專心呀！真個像在比赛哩！

紡着紡着，兒媳進步很快，於是無形中的比賽也加深了，她們誰也不敢落後。兒媳到底沒婆婆嫻練，但是兒媳晚上也幹開了，她打鬥了別人，上北坡去拔了點叫「年年娃」的野草，點到炕頭上，真紡到眼皮睜不開才躺下。兒媳幹的事，娘一聽就聽清了，於是第二天晚上，也像白天一樣，兩個人同在一個炕上紡了；兩人把紡車對面放着，「年年娃」點在兩個紡車中間。頭天晚上，兒媳獨自個紡着時，「年年娃」火光并不強，而且常滅，今晚，兩輛對面紡着的紡車，搖出的小風浪恰恰是向兩個反對方向吹去；於是，「年年娃」亮得多，也不會熄滅了。

紡着紡着，從白天到黑夜、到白天，婆婆是那麼着，而兒媳漸漸覺得有些悶得慌了。她去大廟裏看看，大廟裏比以前好得多，人們都組織起來，休息的功夫都歇着，唱唱笑笑，工作的功夫都專心擰着紡車，不那麼亂哄哄了。她很想到廟裏紡去，可是幹部們不叫她去，她成天閉着個嘴，比較熟練地抽着線，慢慢地已經不感到驚得慌，青白的臉也不再整天覺得燒紅了，耳朵也忽然常常注意着外面的響動；井台邊的打水聲，談話聲，女人的洗衣服的聲音，都勾引她，她想出去看看，透一口氣，只是

一股什麼勁把她壓下去了。

紡着紡着，婆婆還常常鼓着嘴，兩片嘴唇皮一張一合，嘀咕着什麼，而且說出話來，是對着兒媳說話了！

「婦女們嘛，就得成天待在家，紡線啦，納底子啦，什麼成天開會啦，鬧這鬧那的，瘋婆子一樣，那可成什麼話呀！」

婆婆有時把車子向後一退，滾線滾上錠子時，偶然也停下來搓搓手。

「這會叫大夥都紡線子，可正該着這麼辦，這才是正事嘛！」

春妮子不停地紡着，好像沒心聽婆婆說，却句句聽進了耳朵。她感到一陣歡喜；喜的是婆婆從來沒有這麼心平氣和地對她說過話，可是她又感到一陣老大不高興；不高興的是婆婆又來了封建的管教，難道就要把個婦女成天斃着，直斃到老斃到死，還是紡線呀納底子麼？

婆婆這回是指着兒媳說了：

「春妮子！我說，你要聽話，紡個線呀，顧顧家的；雖說世道不同，可到底有個分寸，婦女們，還不是燒飯抱孩子闖家裏活！誰們不都是這麼過來的？」

婆婆鼓了鼓嘴，囉囉了半天，並且向兒媳斜射過一眼；兒媳有些慌張了，忙連聲回說：

「嗯！……對嘛！……對……」

「是嘛！你可得聽話嘛！我眼看入土的活棺材啦！好歹還不是爲的個你們？」

「噫……對……」

兒媳一連聲回說：線子也快紡不成，剛接起又斷了。當兩輛車子又平靜地「嗚嗚……嗚嗚……」叫着時，兒媳心跳得很厲害，她也說開了：

「從今後呀！我可得正經紡線子哩！」

婆婆也哼哼哈哈地應着，嘴唇皮一張一合，兒媳又說：

「娘！你可得正經教我呀！這會我紡的還是够不上頭等線子。」

兒媳忽然臉上變得要命，心跳得更厲害，她不知道要怎麼個拐灣子說出要說的話，就乾脆直統統地說出來了：

「聽合作社人們說，鬧村還是人們把線子浸浸水，拿去織的；有的一斤就要重三四兩哩！娘，你說……」

兒媳不知道要怎麼說了。婆婆聽着兒媳的話，本來一片歡喜的，這功夫腦袋忽然要開花，火星直冒，從來很少斷過的線，却剛接上又斷了。兒媳這話不明明說的是她麼？她第三回織線子時，就把一捲線浸上了水，外面再捲了些乾線，叫兒媳織去的。這線子，合作社收了，但是後來查出來了。幹部們決定叫春妮子把這種搗鬼行為向婆婆揭穿。如果以後再搗鬼，就要賠償棉花了。春妮子對於這個任務，作難了兩天，今天，才說出來。當她見到婆婆慌亂了時，她心頭一緊，什麼也不管了。

「合作社在查哩！說是下回要這麼着，就要賠花，還要……」

還要什麼呢？還要「鬥爭」！但是春妮子沒有說出口。她見婆婆把車一丟，爬下炕出去了。一會，婆婆從廁所裏回來，屋子裏才一片安靜。兒媳覺得再不能開口說什麼了，而婆婆却想着；她的花樣還沒有供出來呢，就鬧了賠花呀什麼的，還讓兒媳繞灣子說她……哼！她決定以後不搗鬼，不玩花樣了。她氣憤憤地想着：光憑我這把式，我就不鬧花樣，不比你們青年媳婦們強麼？哼！看吧！往後看吧！

六

往後看，是婆婆不鬧花樣子，加緊幹着，三四天就紡出一斤線子；而且還得頭等工錢；媳婦也能四天紡一斤，卻還趕上頭等。婆婆慢慢地彷彿又恢復了過去的態度，嘮叨很多，說兒媳長進不快，埋怨兒媳手脚粗，紡來紡去還紡不出上好線子。媳婦也恢復了一些過去的態度，總覺得婆婆還是不順眼，她並且特別討厭這股悶勁，更奇怪的是，她看着丈夫近來的勁頭，完全變了個樣子的勁頭，她歡喜然而她也覺得更討……不過，她也實在感到自己的地位了，她想着婆婆近來的幹勁，特別看看丈夫的奔波，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好好盤算是不行的了；這麼着，就使得她的矛盾日益深重。

日子過得快，一家子紡着紡着，祥保來回跑着，而祥保又回來了。他道回是同老吳一同來的，他滿頭大汗，一進破牆缺口，就把肩上的麻布口袋，往灶台邊丟了，擦擦汗，對媳婦說：

「撈點乾飯吃吃！今個……今個，臘八啦！」

說完，匆忙中望了媳婦一眼，就同老吳上他屋裏去了。他們是來算賬的！他們的運輸事業，還有幾趟賬沒有算清。同時，老吳還要叫祥保參加最近區裏給組織的一個運輸大隊，走趟遠路，辦一回大運銷去。老吳說：

「路是遠點子，也得多受點罪，可是，你要是趕了這趟，說不定就能牽條驢啦！」

「牽驢不牽驢的，老吳！」祥保擦了擦汗：「往後你可放心！我這會可知道了，莊稼主日子就靠自個幹，會打算。你說，這會政府好，辦公事的好，咱們不費勁幹活還行嗎？」

「那你決定了嗎？」老吳手向後一指，回轉頭，彷彿就是叫祥保去他，指着的方向似地，祥保立起來了。

「怎麼不去？我說，往後你放心，以前那功夫，一個勁糊塗，這會我算開明白了。老吳，我……我說，往後有什麼工作，你叫我就是！再不用什麼說服勸員啦！」

「哈哈！這就行！往後看你吧！」老吳立起來往外走了。出了屋門，他轉過這邊屋子看了看沉默着搖紡車的兩個：

「老把式到底可強哩！」

老把式沒說什麼，春妮子却低頭笑了。老吳走近一步對春妮子說：

「我說你也不賴，你比她們啦，」他指指北面，彷彿就說明了大廟裏那些人們似地：「敢許強哩！呃，春妮子，聽說區裏又佈置婦女生產哩！你趕着紡幾斤花，該拾掇下地吧！」

「我那一年沒下過地？」

「是嘛！我沒說你沒下過地，是叫你拾掇準備嘛！」老吳又打趣地轉向老太婆：「兒媳這麼強嘴」

呀！婆婆不管教管教？哈哈……」

老吳笑着走了。春妮子望望婆婆一陣臉紅，丟了紡車作飯去。祥保忙進忙出的，給挑了一担水，又抱了一捆柴火，還要坐下燒火去；媳婦推開了他，他才在院裏走了走，看了看木犁又看了看鐮，還把牲口圈裏的食槽摸弄了半天，把舊鞍子架子又播弄了兩下，像要準備套牲口似地。他忙了半天，才坐門限上，抽起一枝烟，他今天抽的是邊區造的烟捲，八毛錢一包的好烟捲，他眼在房子裏看見了楞楞地望半天，他沒注意，他慢慢踱到牆缺口外去了。

他在牆外面，望着官井，望着快天黑的夜色，望着那一片無邊的好地，不自覺地忽然像見到了綠油油的一片好莊稼，像見到了井邊大火椿樹發着香味，忽然就是大槐樹黃花紛紛飄落，楸樹葉烏油油的發亮。於是當一陣輕風吹過，樹葉擠碰着亂響，槐花飄落到他身上了，綠油油的莊稼也擠着打着，麥子一天天長大，棒子殼子黃黃的……而沙灘那面，他那幾顆叢樹，也都結滿了紅溜溜的甜棗了。……

祥保丟掉了烟捲頭，猛想起老吳給他說過不止一次的話，他今天懂得了那些話了。他今天才算知道了。莊稼主只要會打算，總不會受窮，只會一天天興旺；只要生產好吃得個穿得暖，他這家庭也不會成天鬧嘴吵架的；只要自己挺起腰板好好幹，他並不會沒出息，他也不再會怕這怕那地左右作難。

他還想着邊區呀，民主呀，想着鬼子活不長久啦……他是一片歡喜，他於今是要好好持撐起這個家業，他要成爲家庭的骨幹，他自作自受，左右作難的歷史，是應當過去了。

飯作好了，忽然他見到他娘顫動着小腳從外面回來了。娘是什麼時候出去的呢？娘還打了兩塊豆腐回來！他吃驚了。

「今個臘八啦！你不是得出去……過麼？咱們也吃一頓吧。」娘把豆腐放在灶台上，對兒媳說：「多放點鹹鹽吧！春妮子！」

春妮子差不多是昏頭昏腦了！厲害的婆婆呀！當她扭過頭去時，她見到丈夫有說有笑在對娘說着什麼運輸呀，播種呀，牽驢呀，這更使她發暈了，從小就積下仇的丈夫呵……春妮子覺得自己什麼麼婚呀，鬥爭呀，反對封建呀都破滅了；她只有忍着悶氣，真個好好幹勁，重新過個更新的光景了。

看雲影像要下雪，天色黑透了，老太太的屋子裏，「年年娃」又點起來。井台邊一陣打水聲過去，村裏又是什麼聲響起來了；那聲響就像正對春妮子說的，那是一首什麼歌，一首教訓春妮子的歌：

一紡車兒嗡嗡響，

它陪着我把紡線的歌兒唱。

一邊唱，一邊紡，

紡得線兒好，紡得線兒強。

紡得線兒結實又勻光，

做個生產中的模範姐姐，

人人贊我力量強……

可是，今晚春妮子不模範：她沒有開夜工紡線，她婆婆也催她早睡，她還想紡點花，她婆婆就把「年年娃」滅了，自個睡了，她只得回屋裏睡去。平常，當她開夜工時，一上炕，丈夫早打鼾睡了；今天睡得早，丈夫還沒睡熟。她慢慢脫了衣服，鑽進被筒，丈夫却同她靠近來，她也不自覺的靠近去，彷彿她們從來的感情就是很好的……。

外面，像要下雪的雲彩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半圓的月亮在清冷的天空游動，像沉在涼水裏的一面鏡子。鏡子透過井台邊大樹的杪枝，照亮這缺牆裏面的院子，又從窗洞裏照亮這院子裏的兩間北屋。另一間北屋裏一個老太婆躺了半天，大概是因爲今夜睡得太早了吧！睡不熟，她嘴脣一張一合地微動着，沒說出什麼話來，只是她忽然睜了眼睛望望月亮，望望隔開這兩間北屋的那堵土牆，她想着：她該抱孫兒了。

(轉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解放日報)

天
教
了